

# 光中之屋

## *The House in the Light*

〔澳〕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著

郑小燕 译

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再次领略到贝弗利·法默在《牛奶》和《回家时间》里所描绘的希腊的田园风光和希腊丰富多彩的文化及传统习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 光中之屋

## *The House in the Light*

(澳)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著

总译审：向晓红

副译审：龚 静 李新新 王阿秋 郑小燕

本书译者：郑小燕(西华大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王 玮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李金兰  
责任印制:王 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中之屋 / (澳) 法默 (Farmer, B.) 著; 郑小燕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14-6372-7

I. ①光… II. ①法…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827 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2-165 号  
本书英文版于 1995 年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  
中简体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名 光中之屋  
Guang zhong zhi Wu

---

著者	贝弗利·法默
译者	郑小燕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6372-7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7.75
字数	217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开始筹划把部分有建树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完成了《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 Women Novels*）的撰写之后，我们又借助于翻译为我国读者了解澳大利亚文学架起桥梁。

提起澳大利亚文学，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考琳·麦考洛（Colleen McCullough）饱含深情与悲怆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s*）。其实，在澳大利亚这个和西方文明有着深深联系却又在地理上孤悬漂浮的巨大岛国上，仍有不少作家潜心耕耘，为澳大利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筛选、交流和联系，我们选定了女作家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1941—）。

法默是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她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体视角和对细节的敏锐把握，以其娴熟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方法，在展现一个主观（作者冷静甚至冷酷的思考）却又客观（对大自然与人的细腻描写）的世界方面独树一帜，更凭借一系列获奖（入围）作品成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备受关注的（而非女权主义）作家。她的小说曾入围或获得过众多的奖项，如帕特里克·怀特奖，新南威尔士州长文学奖、小说奖，堪培拉时代国





家短篇故事竞赛奖，北土文学奖——阿拉弗拉短篇故事奖，FAW Caltex/本迪哥广告人奖，太阳—先驱短篇故事竞赛奖等。法默从女性的角度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挣扎，女性受到的压迫，女性的渴求。她的故事似乎没有开始，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局，只不过是流动生活中截取的一个个片段，开始是从前的延续，结局是未来的开启。她的小说充满了细腻的探索、迷人的语言，对多种文化的清晰反映，以及鲜明的形象和画面。

选定法默的作品做翻译，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目前已经译介到国内的英语文学作品大都是英国和美国的，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的译本是少之又少。译介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将使国人更加了解这个国度的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增进友好交流。二是有目的地将澳大利亚女作家介绍给国内读者。前些年里，已经有部分学者翻译了少量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但是对女性作家的作品译介较少。对国内读者来说，贝弗利·法默、海伦·加纳（Helen Garner）等当代著名女作家的名字还很生疏。我们衷心希望通过翻译出版法默的几部作品，满足文学研究者的阅读需求，让国内读者有机会了解澳大利亚女性眼中的社会，拓宽对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

向晓红

2012年3月于西华大学

## 译者序

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 1941—）从小热爱文学，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和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法默与一位希腊移民的婚姻以及在希腊生活的经历对她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她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窥见希腊印象。法默和丈夫离异后，定居澳大利亚，专心用文字和相机来记录、思考人生，抒发情感。她创作过许多优秀的作品，《光中之屋》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处处反映出她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希腊乡村房屋的影子。尽管法默多年后对自己这种过度依赖生活经历的创作方法表示了怀疑，但《光中之屋》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光中之屋》秉承了法默的短篇小说《出生地》中的故事，场景再次回到希腊，贝儿也再次成为主角。年届五十的贝儿和丈夫已离异多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上大学，她的前公公刚刚去世，而她丈夫的新妻子也即将生产。在某个复活节前夕，贝儿冲动地和前夫家人约定共度复活节周，然而近乡情怯，离目的地越近，贝儿越忐忑，越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三十多年前，她曾背井离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追随丈夫来到那个村庄，以为自己一生一世就会在那里度过，养大孩子，赡养公公婆婆，而后慢慢老去。然而，命运弄人，如今的她孑然一身。再次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过的房屋，心情十分复杂。她的前婆婆接待了她，前夫的姐姐一家也来到这里和她们共度复活节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在那座房屋里碰撞。前夫的家人一方面仍然对贝儿







怀有家人般的感情，另一方面又不能原谅贝儿的离异，不满她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和对自我的坚持。而对贝儿来说，一切熟悉而陌生，小村庄已经改变，但又处处都承载着她对过去的回忆，在那里，她曾经幸福生活过，但也曾受到责难和排斥。贝儿怨恨她的前婆婆干涉她的生活，贬低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盼望着离开那里，再也不回去。然而，在最后的分别时刻，贝儿终于明白种种观念上的不同、种种误解、种种矛盾都不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小说取名“光中之屋”，那座房屋在贝儿人生的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模样，或者沐浴在光芒中，或者阴暗可憎，它代表了贝儿年轻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低潮时对那种生活和那个家庭的憎恨，以及多年后既厌弃又眷念的矛盾心情。

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房屋寓意了家之所在，年轻的贝儿向往一个温馨的家，当她爱上希腊男子古格瑞后，很自然地就将她梦想中的家园和丈夫出生长大的希腊小村庄联系在一起，她憧憬中的家园是一所散发着光芒的温馨安宁而又充满田园风情的房屋，远离她所生长的澳大利亚的工业气息。“她梦中的房子也有着白色的墙壁，散发淡淡的光芒，葡萄藤沿墙垂下……孩子们在嬉戏，棕色的母鸡踱来踱去。”初到那里，贝儿似乎梦想成真：整个村庄热烈地欢迎了她，大伙在月光下喝着茴香酒，吃着烤羊、跳着民族舞蹈……一切都是如此新鲜，如此生机勃勃。“白色的花瓣整日从李树上飘落下来。鸛在它电灯杆上的巢穴里来了又去。”然而这样的美丽对观光客来说是一回事，对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又是另一回事了。梦想中的光中之屋只宜远观，在现实的触碰下，它注定要褪去美丽的光芒。“而她也只待了一个冬天就明白了原因：永不消散的雾气、大雪围困的村庄、冻结成冰的溪流，还有悬挂着冰柱的树木。”多年后，作者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一个橘子必须存钱才能买到，一根香蕉必须奋斗才能得到”，“我要自己到草堆那里捡鸡蛋”，“可能会碰上冰雹或霜

冻，那就什么都没了。”小村庄的生活是单调贫穷、与世隔绝的，全村共用一部电话，厕所连着粪坑……“昏暗的房间，一个世界，一个独立于外界的世界”。当地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也让贝儿始终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旁观者。而最终让那所房屋失去所有光芒的是贝儿和丈夫感情的破裂。从一开始点点滴滴的不满，到最后“那是不死不休的战争。……日日夜夜都是战争，我怎么做都不够”。世事变迁，多年以后，贝儿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那座房屋。尽管她不愿承认，但她仍然在怀念那段青春岁月，她内心深处仍然在渴望一个梦想中的家园。她下意识地认为“过了瓦达瑞河，她就到家了。”她有意无意地从那里遗留下来的每一处蛛丝马迹中追寻旧日的时光，她仍然称呼她的前婆婆为“妈妈”。但另一方面，贝儿并不能忘怀曾经的嫌隙和痛苦，她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座房屋在监视着她、吞噬着她。“房间里阴冷寂静。她畏缩着。她知道，她不受欢迎，四周的墙壁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她身边退开，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再也没有什么能让她回到这里，回到这种生活，她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对梦想的不舍和对现实的不满让贝儿充满了矛盾，然而，在最后一刻，当启程的汽车喇叭响起的时候，她却本能地寻找着那个自以为是、管东管西的老太婆——她的“妈妈”，贝儿终于得到了救赎，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了出路。她意识到她“把一小时又一小时浪费在对过去的毫无意义的回忆里，浪费在斗嘴和生气上，让时间流逝在脑海中对他人的怨恨和自我的怨恨的斗争中。”“惭愧和难过中，她哽咽住了。她好像错了。她不能松开手，妈妈也同样不愿放手。”

《光中之屋》是一部打动人心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思想斗争，富于民族风情的日常生活和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然而其中又不时夹杂着细致入微的对肮脏现实的描述，展现了法默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小说中，过去和现在交织





在一起，平静的叙述下掩藏着汹涌澎湃的感情，让人感悟到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迪莉娅·佛科勒（Delia Falconer）评价《光中之屋》似乎是法默小说的分水岭，在这部小说中，法默重新考虑了她作为作家的责任，质疑了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的可能性。我们作为读者，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留在那里，屏住呼吸，期待着在这信念的关键时刻会出现什么。

郑小燕

2012年3月于西华大学



# 目 录

星期日(棕榈主日) .....	( 1 )
星期一 .....	( 28 )
星期二 .....	( 56 )
星期三 .....	( 84 )
星期四 .....	( 114 )
星期五(受难日) .....	( 140 )
星期六 .....	( 165 )
星期日(复活节) .....	( 198 )
星期一(复活节次日) .....	( 225 )





## (棕榈主日)

公共汽车缓缓地从桥上驶过，桥下是遍布石块的河流。贝儿知道她很快就会见到那一大片灰绿色的树叶，装着电视天线和太阳能玻璃瓦的房顶，还有挤在葡萄架下的小汽车。她将看到一丛丛蓬松而跳跃的橄榄叶出现在村里各家各户的前院里，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纤细的橄榄叶摇曳在风中，就像橡胶树叶。还记得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曾问起这里可有橄榄树，结果大家都笑了。好姑娘，我的儿媳，老爹说，在这么远的内陆你还想看到橄榄树？它们在这北方怎么过冬呢？而今老爹已不在，去年就过世了。而她也只待了一个冬天就明白了老爹的话：永不消散的雾气、大雪围困的村庄、冻结成冰的溪流，还有悬挂着冰柱的树木。

公共汽车已经行驶了两个小时，在朦胧的雾气中，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闪而过的开着花的李树和樱桃树的影子。当公共汽车摇晃着穿过途中的一个村庄时，可以看见一座座店铺、房屋、黯淡的教堂，还有那些空荡荡的蓝框的窗户。希腊的教堂绝大部分都不是尖顶的，而是圆顶的。例如，在南部的帕罗斯群岛上，是象征天国的蓝色圆顶，或是绿石板砌成的圆顶；而在这北方的内陆，大多是砖块砌成的圆顶，像烤炉或是钟楼，上面还建有塔，塔的鹰眼周围又镶着一圈砖。公共汽车继续前行，又经过了





一个小镇，一个村庄，还有一座墓地。蓝色的墓床上装饰着柏树枝，如同盘绕的黑色火焰。

公共汽车从一个又一个浓雾弥漫的山谷中穿过，行驶在润湿的土地上。这里的房屋与帕罗斯群岛上的不同，墙壁尽管也是白色的，却是正方形的矮墙，上面是红色的屋顶。这里见不到成片的土地和海洋，也见不到矗立在阳光下的灰石头建成的刷白的圆顶、围墙、壁龛和拱门。现在是 ánoixi——春天。春天意味着绽放——花蕾在绽放，大地在绽放；春天也意味着晴朗——晴朗的天气，晴朗的天空。可惜这里却并非如此，越往北，雪积得越厚，大地依然坚硬荒芜，又脏又湿，像取掉了石膏后的伤腿。

旁边的人在看着新奇的景色，贝儿却一直盯着颤动的车窗玻璃。她第一次意识到这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让自己变得多脏，她的紧身黑裤和套头衫有多古怪。除了放在地上的手提箱，她还有两个布包，一个印着涡纹，另一个印着“谢绝核能”和一个泛着黄色光芒的红太阳。她的照相机和一个备用镜头就放在包里，里面还装有几十个拍摄过了的胶卷。她的夹克也是布的，衬着衬垫，海蓝色面料上印着乱糟糟的军绿色的纹路和斑点。她脖子上的银链挂着朋友为她做的礼物——一个盘着银蛇的圆片，上面还挂着她母亲留下的猫眼石。“Xéni,” 她听到一个女人在她背后肯定地说。那个女人在说她是外国人，也许吧，或者意思是陌生人。“Médium eínai aftí.” 另一个人以敬畏的声音说道。说她是灵媒？贝儿忍住笑，这比观光客好点。观光客也不太可能在这儿出现。这片平原是穷乡僻壤，只有农田和杂乱的村庄，远离到南斯拉夫的公路，也不靠近培拉、维吉拉、伊德萨的古遗址。这个村庄本身小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除非是军用地图。因为这片平原曾是古战场，而边境距这里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

一丝丝冷冷的香烟味从司机的座位那边飘过来。“继续，朋友，把我们都熏出去。”一位乘客抗议道，带着无可奈何的幽默。司机扬了扬烟头致意，开大了音乐的音量。“她是到这儿来



过复活节的，”一个女人对她的朋友说，“她在这里肯定认识人。”在希腊，在这里，她一定有自己的圈子。贝儿笑了，完全正确，不过有些人并不这么认为。现在，就有一个女人断然说：“不，不，她怎么可能有认识的人？根本就没有外国人住在这里。”先前说话的女人又说：“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没有外国人住在这里？”

反正贝儿不会住下来。这只是她第二次来这里过复活节而已，也是她独自度过的第一个 páscha——复活节。她第一次来这里过复活节是在二十年前，古格瑞陪着她，很可能乘坐的就是这辆蓝色的公共汽车，也很可能就是这位司机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开着车。挡风玻璃上仍挂着窗帘，缀着流苏，像一个舞台。下面两边是明信片，上面还有一张褪色的圣母圣婴的画像。一条链子吊着的蓝珐琅的“邪恶眼”<sup>①</sup>在司机的头上荡来荡去。音乐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圣像旁边多了“禁止吸烟”的标志。那次也是春天，但不是这样的灰色的春天。那天天气晴朗，清风拂面，窗外的罂粟花红红绿绿，那是一个适合办婚礼的日子。确实如此，尽管他们已结婚几年了，但还是头次回家，他们对此已经盼望了多时。整个村庄像欢迎 nyfi<sup>②</sup>一样欢迎她。I Afstralésa i nyfi——澳大利亚新娘。nyfi 是古老传说中温驯的宁芙女神<sup>③</sup>。多么好的称呼，到处都适用，可惜她不再有资格被称为 nyfi，或者说宁芙女神了。

她不再住在这里，但一过桥（现在横跨瓦达瑞河的是一座宽敞的新桥，已经不是那座两头都有岗哨的单车道老桥了），她就看见一片熟悉而陌生的景色。这条河就是她的边界。河的这边是房屋简陋的郊区，萨洛尼卡的工业废墟，一切都如此陌生；而

① “邪恶眼”：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中东地区广为使用的吉祥物。人们认为它能够以眼还眼，把嫉妒或憎恨的“邪恶眼神”吸引住，从而避邪护身，使人免于受到伤害。

② 在这里的意思可以是新娘、儿媳、侄媳、妯娌、姻表亲。

③ 宁芙女神（nymph）：〔希神〕〔罗神〕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美丽的少女。



过了河，她就到家了，就像《伊利亚特》中描写的那样。瓦达瑞河，村民们仍然这么称呼它，尽管官方已将它再次命名为安克瑟斯河。瓦达瑞，瓦达瑞河。凛冽的寒风刮过宽阔、缓慢、棕色的河床，穿过南斯拉夫的峭壁和峡谷，它也被冠以这条河的名字——瓦达瑞风。这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北风，是干净、纯粹的风，是一直叫做瓦达瑞的风。

汽车盘旋着蹒跚地爬上卡非林山。贝儿跳起来，突然又意识到不对，这应该是倒数第二个村子，还没到她的村子。如今，她闭着眼也知道这条路上会经过什么。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呢？八年前她也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来拜访前夫的家人。如果当时她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是否受欢迎，那么现在她就更是如此了。这次拜访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就像现在的她对这个家庭而言一样。既然老爹过世了，前去吊唁总是对的。但待上一星期又是另外一码事。整整一星期要做些什么呢？整整一个圣周<sup>①</sup>。现在当然不可能转身了，而且这次拜访也是她自己的主意。无论如何，一定要度过这七个日夜，还有两个半天。嗯，七天又如何呢？贝儿告诉自己，你不是还一度准备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吗？

汽车驶过一座桥，她现在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她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难以呼吸。想想，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呢？是秋天，那天是万灵节<sup>②</sup>。现在这里冒出了许多带阳台的漂亮新房。橄榄树也有了！这点让她难以接受。这是温室效应，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吗？可她并不觉得天气暖和了，而是感觉更冷了。虽然已是四月，时钟也在今天往前拨了一小时，开始夏令时，但她一路上都冷得发抖。她以为已经抖了出去的寒气此刻正塞满她脑袋里的每个空隙。呼哧一声，汽车停在教堂前，她拎着箱子和袋子下了车。马路在她眼前延伸，周围十分安静，只听得见她的脚步声。

① 圣周：复活节前一周。

② 万灵节：天主教节日。十一月二日，这一天要专门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





如同做梦一般，她走向拐角处的那所房子。

在长满疤节的葡萄藤下，一个黑衣服的女人正弯着腰用粗笤帚扫着门廊。贝儿停下来时，那女人正好抬头看了过来，然后，丢下笤帚，跑向大门喊道：“天哪！是贝儿吗？”

“妈妈！”贝儿呼吸急促。

“你到啦！我以为是明天呢！”

“我来得太早了吗？”

“不，不，你能来真好！”

贝儿一下被抱住了，穿着黑羊毛衣料的手臂紧紧勒着她，白发苍苍的脑袋挨着她的嘴边。

“欢迎。嗯，贝儿！有多久了？”

“八年了。”

“天啊，八年了。快进来暖和一下。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

贝儿微笑着，喉头哽咽，说不出话。

八年了，现在的妈妈身穿丧服。你很难了解妈妈，古格瑞不止一次这样说过。妈妈说她一定受到了诅咒，是“邪恶眼”的诅咒，是神的愤怒。妈妈说：先是那个孩子去了，你知道，然后又是老爹。贝儿肯定被诅咒的更有可能是那个孩子而不是老爹，老爹毕竟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两年前，那个孩子还那么健壮漂亮，那个只有十六岁的孙子，在海中被闪电击中死去。妈妈刚为那个孩子披上丧服不久，老爹就卧床不起了。癌症，心脏肥大，然后是作为最后希望的手术。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贝儿，是你吗？他爷爷过世了，你告诉咱们的亚力吧。然后是古格瑞的声音：他死了，贝儿，我父亲死了。这两个声音回响着（那是医院的付费电话），直到突然被掐断。妈妈是这么说老爹的：xepsýchise——放弃了灵魂的人。过去两个夏天，贝儿一直收到从这里寄出的照片，现在，她终于可以亲眼印证照片里的东西了，那也许曾让她信以为真的东西。妈妈裹在黑羊毛外套里，皱缩得像一根蜡烛架。在那些照片里，她就像现在一样微笑着，在



屋外的葡萄架下将菜肴送上孙儿们的桌子，或正伸着双手在枝头摘杏子，就像贝儿常看她做的那样，骄傲地、飞快地一扯，轻巧敏捷。她微笑着，消磨着生命，渐渐枯萎，照片中，她的眼睛在阳光下就像两道血红湿润的口子，红色的眼睑凸起，和现在一样。这是在雅典乞讨的那些老妇人的眼睛，她们在太阳下从一张桌子蹒跚地走到另一张桌子，伸出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所到之处留下恐惧和耻辱的气息。

镶着玻璃的铁门在堂屋的瓷砖地上嘎吱作响，贝儿被带了进去。正面墙上有了新的搁架，镶框的照片和没有镶框的照片一起贴在白色的墙壁上，其中有她拍摄的，也有在她婚礼上的，以及她同这个家庭在村子里的照片。古格瑞那时仍在她身旁，亚力光着身子被她抱在怀里。亚力现在已经十八岁了，上大学了。还有一些照片是从澳大利亚寄来的。走近一点，她看见两张许久不见的照片。有多久了呢？二十年或是更长。一张是毛边的黑白照，有三十年了！她走在溪流中，走在岩石和斑驳的阳光中间，这是古格瑞寄回希腊的第一张她的照片，也是这个家庭第一次认识她——安娜贝儿。在另一张照片里，她和古格瑞在雪中，挤在他带到澳大利亚的他母亲织的那条红黑相间的毯子里。毯子掩盖了他的消瘦和虚弱，之后不久他就在肺炎和胸膜炎的双重打击下卧床不起，差一点儿送命。这是贝儿生命中第一次和死亡如此贴近。这么多年了，还把它们贴在墙上干什么呢？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些过去的伤痛。往旁边看去，她看到了新的照片——古格瑞在阳光下和他年轻的新媳妇坐在桌旁，（我爱这太阳，这夏天）——还有他们俩和妈妈在河边的照片。贝儿再次转回头，如果那些老照片不在的话，伤痛是否会更多。其实，无论在或不在，都一样令人心痛。新旧照片从正面墙壁一直贴到两侧墙壁。堂屋左侧墙壁连着厨房，右侧连着储藏室，此刻门却关着。其余房间的门也都开在堂屋的墙上。前面那间是她以前的卧房，准确地说，是他们以前的卧房，此刻，门也关着。



而另一个房间的门大开着，妈妈正叫她进去。一个在松巴炉<sup>①</sup>边暖手的女人叫着她的名字，欢迎并亲吻了她。这是一个矮胖的寡妇，是谁呢？“你把她接待得很好，索菲亚。”女人说道。按照习俗，贝儿只能以微笑来掩饰自己的迷惑。她四下打量，就是这间房：黑色松巴炉里的火苗噼啪作响，炖锅的盖子上冒着热气。这一直是古格瑞父母的卧房。贝儿认得那块手织地毯，冬天铺开，夏天折起来收走；还有那笨重的旧双人床；角落里的电视机仍然是那台黑白的，虽然村子里的人都有彩色电视机了；百叶窗上还挂着褪了色的窗帘。

妈妈和着咖啡一起端上来的不是巧克力而是一碗橄榄。掩藏住惊讶，贝儿拿起一颗放入口中，它竟然是巧克力做的。“我还以为是橄榄！”贝儿说。

“这是我们三周前的教堂祭奠上剩下来的。”妈妈一副了然的样子，她微笑着，略带责备地对贝儿说：“是那个被宽恕的人的第一个六月祭。”

“这样啊。”贝儿咽了咽口水有点心虚地垂下视线。

当然有一系列祭奠和周年祭日要办了。在这个大厅里，会摆上咖啡、利口酒、糕点，一盘盘教堂祈祷后带回来的颗尼瓦<sup>②</sup>，里面是煮好的小麦，还点缀着些银色的腰果和这种巧克力橄榄。头天傍晚，牧师们会为死者的灵魂大声祈祷，将一勺颗尼瓦抛向坟墓，再洒下红酒。这些吃的、喝的，这些神圣的、异教徒的、亘古的习俗，她一直都喜欢，虽然不甚了解，现在更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记忆模糊。这家人提及死者时不再以姓名相称，也许是为了防止鬼魂被叫回来。老爹现在是 o synhoriménos——

① 松巴炉：希腊乡村中用的一种烧木头的火炉，冬天放在房间中可以取暖和煮东西。

② 颗尼瓦：装着煮好的小麦、其他种子、干果等的大盘子，在教堂和墓地献祭给死者，并供哀悼者食用。